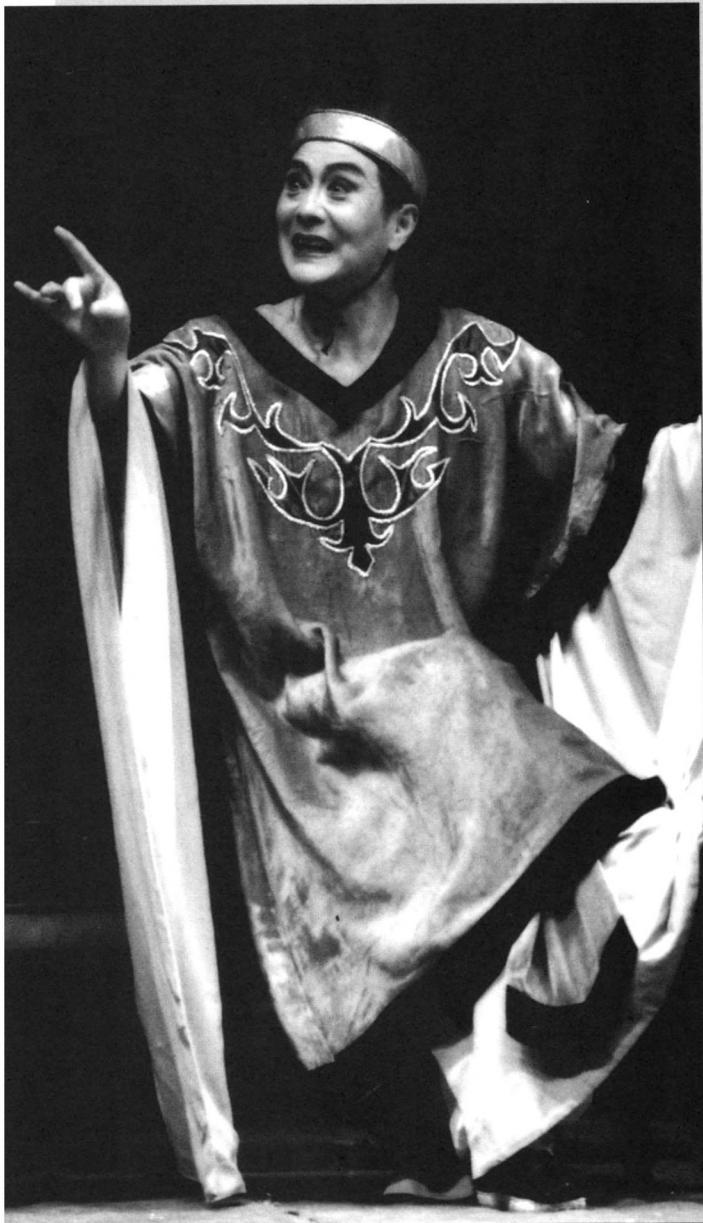


淮

千面小生， 戏曲界的一员闯将

□王蕴明



■淮剧《金龙与蜉蝣》，梁伟平饰蜉蝣

21年前，蜉蝣吸引了我，我关注了梁伟平。一个来自上海的三十余岁的青年演员，能在淮剧舞台上塑造出这样一个从未见的新形象，达到如此高的艺术境界，确实令我赞叹不已。经了解，方知他此前不仅有着扎实的基本功和较厚实的淮剧传统根底，还向昆剧名师岳美缇学演过昆剧，演过沪剧、京剧、滑稽戏及话剧、影视剧。其中既有古装戏，也有现代戏，他已在舞台和荧屏上塑造过若干各色人物。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应邀去合肥市看黄梅戏电视剧《李清照》，见剧中饰演张汝舟的演员颇面熟，仔细辨认，原来是梁伟平，其灵动恰切的人物把握和绝不格色的黄梅戏韵致，使我惊喜之余想到他此前饰演的其他剧种及影视人物受到观众和专家的赞许，绝非虚饰。这除了他俊朗潇洒的英姿、清亮醇厚的嗓音和聪慧的天赋外，当与他刻苦练功、勤奋好学、求知欲旺、事业心强是密不可分的，否则不可能有此硕果。事后得知，伟平在演出《金龙与蜉蝣》声名鹊起之后，在坚持舞台演出的同时还去上海交通大学进修，努力充实提高自己的文化学养。又知他严于律己，克己奉公，敬业乐群，德艺双馨，这真乃成就伟业者之大道也。

伟平能戏颇多，堪称“百面小生”，然其代表作当推《金龙与蜉蝣》、《西楚霸王》、《千古韩非》这三部曲。这是三个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这三个人物的独特之处在于：其一，性格多面，心态复杂；其二，不能归类于传统戏曲单一的行当之中，须重新塑造。伟平的超凡之处就在于出色地表达了文本所赋予的人物性格内涵，遵循戏曲美学原则，塑造了完美的舞台形象。

蜉蝣这个形象，由天真烂漫、不谙世事的青年到一个狡诈阴狠的宦官，诚如伟平所体验的由常态——异态——变态的三变，而且在他及金龙身上所蕴含的社会世态对人性的挤压扭曲和人性自身弱点（善与恶在特定条件下的滋生与转化）的哲理内涵，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伟平不仅将蜉蝣的三种形态：常态时的天真烂漫、异态时的痛苦绝望、变态时的阴狠狡诈运用眼神、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层次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而且能在瞬间将三种神态杂揉交错地同时表现出来，如当他见到自己的母亲和妻子时的瞬间惊诧、难堪、绞痛，他劝妻子“伺候”大王时其神态、表情、尤其那双洞穿人们心灵的眼睛，将一个由极度痛苦、绝望到走向挣扎、邪恶、复仇的扭曲灵魂展现得淋漓尽致，给观众以强

烈的冲击力。伟平所塑造的蜉蝣这一人物形象，不仅超越了戏曲传统行当，创建了一个“亦文亦武、亦生亦丑”的新样态，而且作为一个文学性格，在近千年的戏曲史中亦是独特的“这一个”。

项羽这个历史人物，在民间和戏曲舞台上广为流传，尤其自从京剧《霸王别姬》享誉舞台之后，其以花脸扮相的“末路英雄”的形象几成定型，“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伟平在扮演这一人物时，根据文本的要求，依照“战神与爱神”的主旨立意，一改戏曲的传统形象，别开生面地以大武生应工，在身架、气度上充分展现项羽的英武劲拔，又间以一些花脸的做派与念唱，以展现项羽的粗犷刚毅，在表演上还揉进些许书生的雅气，以展示他对虞姬深情的爱意。这一形象的塑造，除了要精心设计，还要大大地考验着伟平在强烈形体动作中饱满细腻的表现力，这是没有坚实的基功、体力的风流小生断难完成的。

韩非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哲学家、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千古韩非》是一部基于历史本事的历史正剧。它与《金龙与蜉蝣》、《西楚霸王》都是大悲剧，都是一种复合型的性格，然各有不同。《金龙与蜉蝣》可视为一部历史寓言

剧，它通过虚构的几个历史人物表达作家对社会、人生、人性的一种哲理思考，蜉蝣的命运是一种人性的悲剧。《西楚霸王》虽也基于项羽的本事，但有更多的演义，是一部历史演义剧，项羽的命运主要是由其性格决定的，是一种性格悲剧。《千古韩非》的命运则是韩非自己的理性选择，是一种理性悲剧。对于饰演这三个人物的伟平来说，需要有着不同的艺术体验与表现，用一种思维模式和套路是断难完成的。三者相较而言，蜉蝣与项羽的性格特征格外彰显，伟平对这两个人物的展示可以更注重于肢体与表情的张扬，蜉蝣可以把人物的扭曲变态发挥到极致，汪洋恣肆、淋漓尽致。项羽可以把他的英武刚毅、豪情悲壮宣泄得酣畅淋漓，一泻千里。而韩非则不然，他是一个更多层面的矛盾性格，他的身份是高贵的（韩国公子与秦国客卿），但其处境是困顿的（拘禁与牢狱）；其志存高远，想做一番大事业，却又不被故国所用，为秦王赏识，却又要与故国为敌；他人格高洁，处境又令他落魄沮丧；秉性刚直，为免故国刀兵之灾，不得不上书秦王愿效犬马之劳。他始终处于两难的抉择之中，始终处于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之中。这就要求伟平的表演必须内刚而外柔，要有更加深切的内在体验

与激情，又要具有高度的自控力，更恰切地把握表演的火候与分寸，更需要具有内敛的张力。与蜉蝣和项羽相较，这个角色更深邃、更厚重、更加考验着伟平综合的艺术修养和文化内涵。同样令人赞叹的是，伟平经受住了考验，出色地塑造了一个舞台上未曾见过的独特的崭新形象，表明了伟平表演艺术的日臻成熟。

伟平的成功经验具有普遍的意义，值得认真地总结。古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得其一者，便可成就一番事业，而伟平可谓兼而得之。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包容开放，底蕴深厚的上海文化生态环境和上海淮剧团“人争一口气，团争一出戏”的艺术团体，为伟平的艺术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前提。而产生于古代社会、有着近千年历史的中国戏曲，已经走过了一个生命的周期，伴随着中国社会由古代走上现代的历史进程，戏曲也开始进入新的生命周期，即由古典艺术过渡为现代艺术的蜕变期。而蜕变的动力便是创新。因此，处于蜕变期的中国戏曲，传承固然重要，而创新更重要，没有创新就谈不上蜕变，就无从发展。创新是戏曲生命历程的内在呼唤，而伟平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时代契机，并成为一种自觉的生命意识，这是许多同行所不及的，或则没有清醒的

意识或则虽有意识却不能矢志而为之。

适应古代社会制度和伦理道德的传统戏曲，其美学特征是个性融入共性之中，在舞台呈现上则将各类人物划分为生、旦、净、末、丑的各类行当，表现手法则是各种程式，故人物是类型化的。在现代社会文化生态下诞生的现代艺术，其美学特征是共性融入个性之中，强调个性化，强调不同于类型化的“这一个”。在传统戏曲的表演中，除少数造诣高深的大艺术家，能够在类型化的体系中突出人物个性，多数是靠口传身授，描红刻模。而强调个性化的现代艺术，只是沿用传统的行当、程式就远远不够了，就必须突破原有的行当、程式，借鉴、吸纳其他现代艺术的有益养分、方法、手段，寻求新的路径，营造新的艺术样式，而又要遵循戏曲写意、传神、规范的美学精神。这就要求演员既具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又要具有清醒的现代意识和美学观念。表现现实生活的作品，自然要符合今天的生活形态，同时要体现戏曲的美学规范与韵致。表现历史题材，既要符合特定的历史背景，又要以当代意识去观照它，以时代精神照亮它，以便适应今人的审美取向，给今人以鲜活有益的历史启迪。作为演员则要多读书学习，拥抱、洞察生活，

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对社会、人生的解读与参悟。在舞台上对人物的创造则要更加清晰地理解和践行内在体验与外在表现的艺术辩证法，只有深刻地理解和完美地实践了体验与表现的辩证关系，才能创造出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来。

菊坛有一种误解，以为讲体验是话剧的方法，表现是戏曲的方法。其实不然，中国的古典美学（含戏曲）历来就是讲体验与表现相统一的。晋代的文艺理论家刘勰早就论道：“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情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文心雕龙·卷六·神思第二十六》）陆机《文赋》中亦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这是讲为文与诗。古人绘画讲“外师造化，内法心源”，苏东坡画竹，讲“成竹在胸”，挥而就之。五代后梁人厉归真，工书善画，尤喜画牛与虎。牛常见，故画牛惟妙惟肖。而画虎则不然，或无神态，像死虎，或像牛。为把虎画活，他便带着干粮与画具到有虎群居的深山老林里，请人在大树上搭了一个棚子，自己住在上面，不计寒暑，不畏风霜，观察虎的坐、卧、跑、扑、戏、怒，随手速描

下来。回家后，怕对虎的印象淡漠了，又买了一张虎皮，披在身上，模拟虎的动态神貌，直到心中有了活生生的虎的形象，才展纸挥毫，于是他画的虎神态肖似，威武雄壮，栩栩如生，一时声名大振。古代的戏曲艺人，有如此敬业精神的亦不乏其人，如明代彭天锡，饱读诗书，所谓“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械，一肚皮磈礪不平之气”。马锦为演活人物乔装到某一奸相府中为奴三年，所以才能把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的奸相严嵩演得入木三分。

伟平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勤奋努力创造了骄人的业绩，为淮剧艺术开拓了一片新天地，提升了淮剧的美学层面，为中国戏曲的现代化提供了新鲜经验，堪称时代骄子，菊苑俊才。作为一个剧种的领军人，放眼当代菊坛，京剧有尚长荣，越剧有茅威涛，川剧有沈铁梅……这样的俊才只嫌其少，唯求其多。这是时代的呼唤，在处于蜕变期的中国戏曲，尤其需要这种勇于开拓、善于创新的现代型的艺术家，正如当年鲁迅所说的那样：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有几个勇猛的闯将。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过一部《梁伟平淮剧唱腔集》。伟平的这部淮剧唱腔集，共萃集了他演唱过的34部戏中的67个唱段，涵



■尚长荣诗，郭列平书

盖了淮剧近30个曲牌声腔，自由灵动，异彩纷呈。既有悲怆激越的淮调、大悲调，如《金龙与蜉蝣》中“不提防受戮祸从天降”，《千古韩非》中的“郁郁飘香一壶酒”。也有优雅抒情、轻松愉悦的蓝桥调、杨柳青调，如《长生殿·游园》中的“彩蝶花间舞双影”、《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王九娘带路前面走”等等。这些唱段正如伟平所说，唱“人”不唱“行”，做到了根据人物的

不同处境和情感状态，唱出人物的个性来，用声音给人物以造型，而不是简单地套用板式、曲牌，一切以塑造人物为转移，更不是一味地“亮”嗓子、“炫技”。伟平有一副清亮圆润的好嗓子，善于抒情又懂得控制，同他的表演一样，总能做到起伏跌宕有致，紧慢疾舒得体，气口、分寸把握得好，优美动听，沁人心脾。而对于同业人，更可从中领悟到个中三昧和真谛。